



谍恋花

DIELIANHUA

王云燕 著



孪生姐妹，殊途同归。国共美女间谍，同仇敌忾携手抗日
一场没有硝烟却又血雨腥风的战争，一部让你热血沸腾心跳加速的小说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王云燕著 北京：群众出版社，2011.2

ISBN 7-5014-178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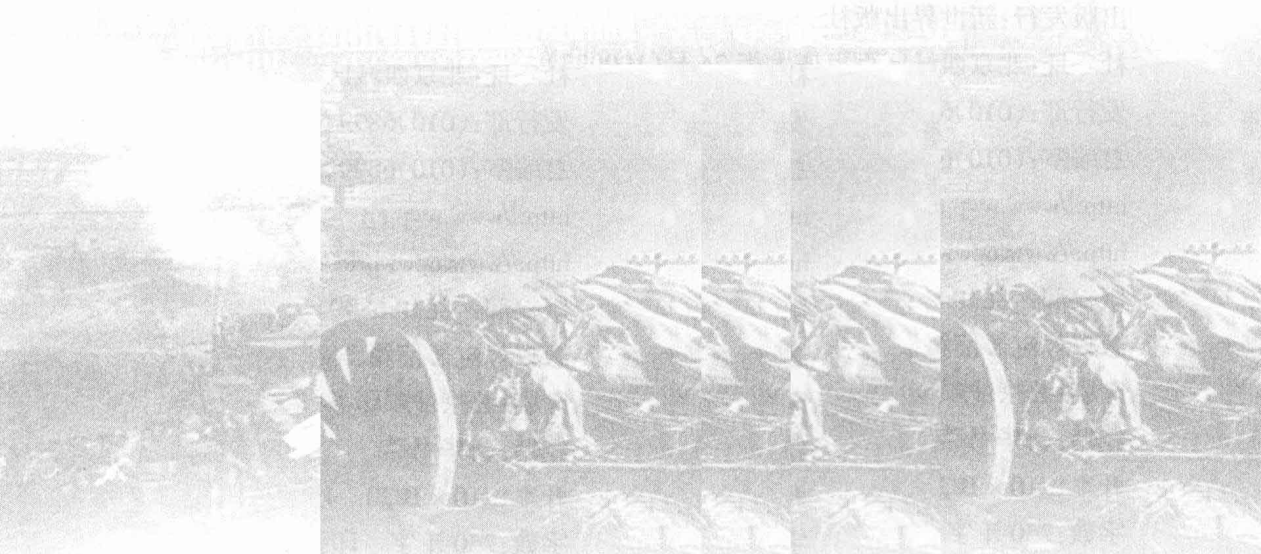
①第一册 ②第二册 ③第三册 ④第四册 ⑤第五册 ⑥第六册 ⑦第七册 ⑧第八册 ⑨第九册 ⑩第十册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61399号

谍恋花

DIELIANHUA

王云燕 著



群众出版社 2011年2月第1版 2011年2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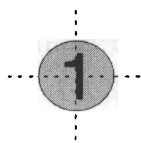
ISBN 7-5014-1784-9

定价：30.00元

（含邮费）

本书由群众出版社出版，北京：群众出版社，2011.2

（010）66080698



1940年的春天终于来了。

重庆是个美丽的城市，它有依山而筑的平滑的大石阶，有茂密的原始竹林，再加上重庆的小叶榕是在春天落叶，榕叶纷飞，不失为所有为民族命运担忧的重庆人心里的一抹亮色。

在重庆军统电讯处，发报机上的信号灯一闪一闪的，气氛非常紧张，机要人员摘下耳机将一份绝密电报交给电讯处副处长徐正坤。徐正坤看过后大惊失色，立刻前往戴笠戴老板办公室汇报。

电报内容：3月30日，汪精卫即将在南京宣告成立中华民国国民政府。

办事雷厉风行的戴笠将电报内容电告蒋介石之后，立即召开了军统的绝密会议。参加会议的只有四个人，会议内容没有记录，以免流传到外。而在之后的几天里，忽然发生了一次意外事件，军统内的两名优秀特工在一次交通事故中突然死亡，他们的同事们对此很难过。不过时局动乱，要面对的痛苦实在数不胜数，同事们渐渐也淡忘了这件事。只有戴老板和另一个英俊身影常常伫立在军统烈士遗像墙前，默默不语。

与此同时，中共特科也在第一时间获悉了这一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的情报。中共特科首长林永来紧蹙眉头，在狭小的房间里踱着方步，直到有人喊报告才打断了他的思绪，来人是特科情报处副处长陈恳。

“来来来，快坐。”林永来招呼着陈恳，倒了一杯热水递上，陈恳赶忙站起身来，谦让道：“首长，我自己来好了。”林永来摆了摆手，示意不要再探讨这个礼貌问题，开门见山地说：“情况你也都知道了吧，局势越来越复杂了，我找你来，就是要和你商量一个对策的。我们特科工作面临更大的考验了，要有



心理准备啊。”陈恳一直是林永来得力的左膀右臂，二人在工作上很默契，常常是英雄所见略同。

“报告！”

“进来！”

“松鼠发来电报。”

林永来看了一眼电报内容，转手递给陈恳，陈恳微微一笑，说：“这两件事情不会是巧合吧，那我们的计划怎么办？”

“可以将计就计嘛。”

“人间四月芳菲尽，
山寺桃花始盛开。
长恨春归无觅处，
不知转入此中来。”

船舷边的一名妙龄女子正在吟诗，忽然听到有人鼓掌称好，她循声望去，只见一位穿着西装背心的年轻男子正微笑向她致意。她也对着他点点头。

“小姐今天好兴致，诗兴大发啊。”

“哪里，只不过随口念念唐诗。”

“外边风大，当心着凉啊。”男子体贴地说。

女子不由裹紧了罩在碎花旗袍上的粉色毛衣外套，说道：“长途旅行就要结束了，上海快要到了。”

“不介意我请你喝一杯咖啡吧？”男子问道。

“当然不。”

侍者很快拿来了酒水单，男子示意让女士先点。

女子熟悉地在大段的英文酒水单里点了一杯 UCC 咖啡。

“您要什么？”侍者转而请示男子道

“来一杯 LAVAZZA 咖啡，谢谢！”

“看来小姐对日本文化很有兴趣，点的是日本生产的咖啡。”

“那么阁下追求的就是完美主义了。”

男子朗声一笑，说道：“LAVAZZA 先生不问手段，但求结果是完美的。小

姐真是博闻强识啊，在下佩服。”

“彼此彼此。”女子的笑容好像淡淡的夜来香，神秘又高贵，但举止、表情与那张年轻的脸庞不太相称。

“还没有请教小姐芳名呢，鄙人姓林。”

“同是天涯沦落人。”

“相逢何必曾相识。”男子接过下句。

二人会心一笑，眼神便又飘移开来。这艘法国客轮装修得很豪华，人待在此感觉也很舒适，法国人真是会享受的民族。咖啡厅里大多是高鼻梁蓝眼睛的欧美人，也有一些亚洲人，中国人则只有他们两个。

能够乘坐法国客轮的中国人非富即贵，而这艘轮船从越南河内开往上海，上海此时已经被日本人占领了，老百姓逃还逃不及，他们却从安全的地方奔赴沦陷区，必定不是等闲之辈。

“小姐的装扮每天都别具一格啊！”男子恭维道。

“我哪能带那么多衣服，旅行生活只能将就一点儿了。”

“是吗？”

“后会有期了。”女子告辞离去。

“后会有期。”男子微微一笑，笑容极其迷人。

轮船抵达熙熙攘攘的上海码头时，天气不错，午后的阳光暖洋洋地倾泻在天地间，黄浦江的江水微澜不兴。那个身着碎花旗袍的女子手拎着一只旧皮箱，在码头上被一个着长衫的男人接走，这一切都被之前与女子搭讪的那位先生看在眼里。

即使只是一个背影，那女子的身段也十分撩人，她身材高挑，腰肢如柳，走路时仿佛是一幅流动的画。

即将步出码头的时候，女子回望了一眼，目光是那么平静，让人看不出什么内容。黑色的轿车已经等在那里，长衫男子拉开车门，她坐了进去，车子绝尘而去。

黑色的轿车在上海的大街小巷穿行，那女子透过窗玻璃向外看去，红砖的各式洋房在车后掠过。久违了，上海！小时候多次来到这座东方大都市的那个满头扎着蝴蝶结的小姑娘现在长大了。虽然重回上海滩凶吉难卜，但她，义无反顾！

忽然，车子一个急转弯，车上的人都不由低下了脑袋，车子加快了速度，向另一个方向驶去，车快，子弹更快，窗户玻璃和车门上都有了几个枪洞眼，幸好驾驶员很有经验。而对方的伏击也没有布下重兵，好半天都没听见枪响了，大家才敢把头抬起来。又过了令人心惊肉跳紧张的几分钟，车子在一条僻静的巷子里停下了。长衫男子拉开车门，女子镇定自若地下了车。

有佣人来开门，这是一座漂亮的西式别墅，院子里的花园绿草茵茵，让人心情为之一振。踏进客厅，一位打扮入时的中年妇女站起身迎了上来。

“哟，丫头，你们终于到了，我天天盼得脖子都长了。路上都好吗？”

没等女子说话，长衫男子压低了声音说：“夫人，刚才虚惊一场，遭到埋伏了。”

“哎呀，丫头，我看看，没伤到哪里吧？”

“没有，您放心吧。叫我玉梅吧，夫人。”

“很好听的名字，玉梅，快来坐。”中年妇女又指着长衫男子对玉梅说：“去接你的是我们的管家张长富，大家都叫他富哥，以后有什么事情可以直接找他说，你也可以和我说。”

“富哥，今天辛苦你了！”玉梅客气道。

“小姐客气了，以后都是一家人了。”张长富恭敬地回答道。

“阿虎呢？快去叫他过来见过先生。”

“老婆，老婆，我的老婆来了！”一阵清脆的童声传来，一个虎头虎脑的小家伙冲进了客厅。

“阿虎，胡说什么呢，快叫先生好。”夫人柔声训斥道。

阿虎大约七八岁模样，一脸聪明相，很讨人喜欢。他抬头望去，只见眼前的女子清清爽爽，漂漂亮亮，正对着自己微微地笑着，于是脱口喊道：“老婆先生好！”惹得大家都笑起来。

“快把先生的行李送到房间，我带她参观一下我们家。”夫人吩咐道。玉梅随即起身，随她走向花园。

夫人边走边和玉梅拉着话，交代要注意哪些事项。玉梅不时地点点头，四处打量着这座戒备森严的小楼周围。

“玉梅呀，这年头谁也信不过，不过，我对你可是一百个放心的，要不也不会把宝贝儿子交给你呀，你舅舅对我有救命之恩，我们两家可不是一般的

关系呢！”

“夫人，我会用心教好小公子的。”

“那就好，那就好。”

玉梅回到自己的房间，房间布置得很温馨，碎花的墙纸，白色的家具，很对自己的胃口。她仔细地巡视着房间的每个角落，似乎什么也没发现。她躺在单人床上，眼望天花板，注意到那盏吊灯，白色的吊灯造型古典，但她很快又将目光移开了。

为给小公子的家庭老师玉梅接风，晚饭很丰盛，但是男主人李家为没在家。李家为这个参与了汪伪秘密协定的人现在已经成为了国际瞩目的人物，更成为中国各派势力关注的焦点。

晚饭后，回到自己的房间，玉梅坐在沙发上拿起一本书翻看着。大约过了一个小时以后，她熄了灯，在房间各个地方摸索着，台灯的底座、电话的底座、床头的内侧、沙发的底部，都不放过，她还搬来了板凳，站在板凳上，将手够到那盏吊灯，检查着什么。完成这一切只用了很少的时间，动作极娴熟。没有发现什么，她松了一口气，不过，还是要万事当心，她又给自己铺好床铺，换上睡衣，但却没有上床休息，而是依旧坐在沙发上，注意着门口的动静。她打开小包，拿出了一支小手枪，打开了保险，抓在手里。过了许久，忽然听见一阵轻轻的敲门声，她警觉地问道：“谁呀？”

“小姐，我是张妈，我来问问你被子够不够？”张长富的老婆回答道。

“够了，谢谢，还有事情吗？”

“没有了，小姐你休息吧，有事情喊我，我在一楼睡。”

“好，谢谢你。”

听见张妈的脚步声走远了，玉梅的心才放下来。到了虎狼窝，可不比以前了，到了上海，她的每一根神经都绷紧了，恐怕不会再松弛了。可是这个张妈敲门前自己怎么没听见她的脚步声呢？玉梅感到好生奇怪。

这一夜，玉梅准备和衣而卧，她拿过床上的一床毯子披在身上，脚蜷缩在单人沙发上，整个人像一只小猫。

这一切，都是职业训练的要求。兵荒马乱，稍一放松睡个安稳觉，也许就死无葬身之地了。她不怕死，怕死就不会来上海了，可是她要死得其所，死得有价值。至于活，她没想过能活多久，这个年代的年轻人都是这么想的。



而且,她已经将自己的爱留在重庆,她最纯洁的爱已经交付给自己深爱的男人,也算是死而无憾了。

记得那个晚上,她的教官兼上司、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局特别行动组组长牛宝军向她交代了任务内容和各种注意事项之后,叫她留一封信,她知道其实那就是遗书了。她只在那信笺上写了几行字:家国恨,头可抛。我的最爱,牛宝军。白玉梅。

她没放进信封,直接递给了牛宝军。

牛宝军看信时手有些发抖。他抬起头来,目光迷离中透着伤感,她是他优秀的学生,在整整一年的培训期间,她的各项成绩始终保持优异,她是天生的间谍料子。

他们的眼神纠缠着,无声地诉说着倾慕、爱怜、伤感。玉梅这一去,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那一刻,胸中涌动的国恨家仇、儿女情长,都达到了沸点!

玉梅好想哭,可是她哭不出来,她平生第一次真正爱上的男人,这么近地靠近着自己,无人打扰,每一分每一秒都是幸福的,可是,就要分开了,也许就是永别!

牛宝军揽过她的肩膀,对着那红红的唇吻了下去,这是他第一次吻她。

虽然企盼已久,她还是有些惊讶,不知道如何回应他。他的动作好猛烈,她感受到他火热的嘴唇,然后,他又是那么轻柔地探求着,她终于反应过来了,这是她的爱,这是她爱的男人,她的舌尖找到了对方,像在跳探戈,进进退退,甜甜蜜蜜。

“好美呀,梅!”他称赞她的女儿身道。

她竟然毫无羞耻之感,在情爱的漩涡中,只想更近地贴近对方。

“亲爱的……”她在他耳边轻唤,她感到他带着自己在越南河内的沙滩上奔跑,又感到他在昆明的青山绿水之间对他们一班的学生训话,而她站在第一排——往事如烟轻漫,飘至眼前。

她对他梨涡浅笑,妩媚之态叫他心动。

其实,他早已经没有资格去爱她,否则,他也不会这么长时间对她无动于衷。他是有家室的男人,他的太太是西南联大的一名数学老师,温柔贤惠,文静端庄,为他生了一个女儿,这个家和其他的军人家庭没什么区别——聚

少离多，安逸平静。

直到他遇见了白玉梅，这个芳龄 23 岁的女孩子好像是他上辈子的情人转世，有她在，他授课总是能够高水平地发挥，虽然他比她大了整整十岁，可这正是男人风华正茂的年纪，他看起来年轻英俊，倍受女人青睐。

他能感受到玉梅娇羞的目光，那是只有对自己喜欢的男人才会有的。

“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有一次，他装作无意地念了这两句诗给玉梅听，他知道她完全听懂了，她什么也没说，只是默默地离开了。

生逢乱世，生命亦譬如朝露。

今天晚上，他的克制和隐忍都失去了底线，他的手轻抚过她的每一寸肌肤，与其说是爱抚，不如说是心疼，她柔软的手掌也在他光滑的脊背上掠过，像海鸥掠过蓝色的海面，时而俯冲，时而滑翔。

他和她十指紧扣，这一刻，他们的隐秘、他们的幸福，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她终于疲倦地躺在他的怀里，微微地喘着气。他轻拍着她的后背，她的激动终于一点点平复。

过了很久，他开口道：“我要你平安地回到重庆，我有可能会去接你。你也可以在必要的时候运用你的个人魅力。”

他说得极为含蓄，她明白他的意思，问道：“你心里会难过吗？”

“其实，说到底身体只是我们表达爱的一种工具，而如果祖国需要我们献出自己的身体，我们不能退缩。”

过了一会儿，他又说：“小心，小心，再小心，我的爱会保佑你的，宝贝。”

她将头靠在他的胸口，被他的双手环抱着，感觉是那么安全、温暖。

她微卷的秀发散在他的身体上，发香袭来，他竟不知今夕何夕。

人生最畏惧的不过就是死亡，而战士却把死亡当做家常便饭。比起那些在南京大屠杀里被无辜杀害的老百姓，他们是幸运的，他们有武器，最起码可以杀死一个敌人作垫背的。而情报工作，其价值不亚于一个军，乃至一个军团，所以，他们该为自己感到骄傲。

这样的生涯，这样的爱情，也许一切都是命中注定。



上海春天的晨曦里，玉梅在煮咖啡的香味里醒来，等到李家人陆续起床有了动静时她才打开房门去洗漱，她要按照牛宝军的指示，凡事小心。她的生命不属于她个人，而属于民族和国家。她是第二个到达餐桌边的，已经有一个穿着西装、马甲的中年男人坐在长条餐桌的主座，还没等她打招呼，他就先说话了：“是玉梅吧，来，随便坐。”她选了长条餐桌的第二个位子坐下，和男主人相隔一个座位。

“您早，李先生。”

李家为戴着一副眼镜，看起来文质彬彬的，这个有着大学教授气质的人竟然与他的同党左右着中国的命运，而自己终于打入了他的巢穴。玉梅的脸上挂着淡淡的喜悦笑容。

桌子上有一大碗皮蛋瘦肉粥，有油炸花生米、毛豆雪菜、油炒萝卜干、玫瑰豆腐乳等八碟小菜，也有黄油、切片面包、牛奶这样的西餐，玉梅选了西餐吃，这与她从美国回来的身份吻合。

身后站着的仆人立刻帮她将黄油涂抹在面包上，面包烤得恰到好处，外脆里软，她用手将面包撕小了塞进嘴里。

“李太太早！”抬头看见女主人走过来，她有礼貌地打着招呼。

“你早！”

“家为呀，你怎么起那么早，不多睡一会儿，昨天晚上那么晚才回来，我都担心死了。”

李家为嘴角一咧，右手朝下摆了摆，示意夫人不要再说了。

“玉梅，你是从海外回来的，国外的中国人对汪先生的救国主张有什么

看法？”李家为转头看着玉梅。

“我想，很多人对汪先生有误会，历史会证明一切。”玉梅回答得巧妙，但也说明了现实。

“唉。”李家为叹了一口气。

也许是不容易遇到知音，李家为似乎很有谈兴，“如果我们国家也在百年前有一次明治维新，那国力也不会这么衰弱了。汪先生此举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

“我都不敢上街了，到处是锄奸队的人，要杀我们呢，家为啊，我们去美国算了。”李太太说。

“日本人会让我们去吗？”

大家沉默不语。

“你这个留洋回来的大学生在我们家做家庭老师真是委屈了，想不想到外面找个事情做？”李家为换了个话题。

“舅舅说，女孩子家还是安稳点好，到李先生家做事很有面子的。”玉梅这番话让李家为夫妇都很开心，他们越发喜欢这个远道而来的年轻女子了。

早饭后，玉梅带着小公子在花园做做运动，然后到书房教他学习英文、念唐诗，午休后，教他练毛笔字和绘画，因为早晨适合记忆，而下午适合安静，这样的安排让李太太很是满意。

到了星期天，玉梅说要到街上去买点儿自己用的东西，李太太欣然应允了。

玉梅换了一身洋装，米色的裤装比较中性，显得英气逼人。

轿车开到城隍庙附近，玉梅对司机说要给自己和小公子买点儿东西，叫司机自己回去。

城隍庙的中国气息很浓，青石板的街道两侧是雕花的红门楣，小楼保留着中国明清时期的建筑风格。街上摆了很多露天的铺位，有卖棉花糖的，有卖饴糖的，还有很多卖民族工艺品的，热热闹闹，熙熙攘攘，不过街上的人都行色匆匆，也很少有带小孩子的，已经沦为孤岛的上海缺少属于中国人自己的喜庆气氛。

玉梅来到一家中药铺前，抬头看了一眼，只见镀金的大匾上写着三个字：玉春堂。没错！

掌柜的见有客人来，笑脸相迎道：“小姐，依要点啥公子？”





“我身体有点虚弱，你看抓点什么药呢？”玉梅轻声问道。

“女孩子吃点当归补补会好一些。”

“你们有没有坐堂的老中医？”

“只收黄货的。”

“那不成问题，只怕医术不好。”

“小姐，你跟我来。”

玉梅跟着掌柜的上了二楼，掌柜的在玻璃门上敲了十二下，每隔四下停顿一次，然后听见有人说：“进来吧。”

一个穿着中式长衫的男人背对着门，掌柜的退出后，他慢慢地转过身来，男人年纪不大，大约二十来岁，眉清目秀，十分精干，他先开口道：“小姐，您要看什么？”

“忧心忡忡，是什么病？”

“心病当然心药医。”

“心药可不好找。”

“我这里有西边弄来的雪莲，你需要吗？”

“那也需要好的医生来配药。”

年轻人的脸上忽然放出光彩，伸出手来和玉梅握手：“等你很久了！见到你真高兴。”

“您的职务？”

“我是军统日占区上海行动组第六小组的负责人，你就是郁金香吧？”

玉梅点点头说道：“我只有十分钟时间，现在还有八分钟了，和重庆方面的联系全靠你了，日本人对电台的测向非常迅速准确，你每次发报，内容一定要简短，尽量少用。”

年轻人点点头，说：“我明白，我会全力配合你工作，万一我牺牲了，你到先施百货公司二楼的更衣室找到我给你留的其他人的联系方式，要是那个人也牺牲了或叛变了，你就只有自己当心了，这个药店下次不要再来了。”

“那我怎么和你接头？”

“外滩的钟楼附近会有一个卖香烟的小伙子，你问有万宝路吗，他会问你有美钞吗，你递给他这个伪钞，他就会给你一包香烟，第6根卷烟里有我的地址。”年轻人一边说一边给了玉梅几张美钞，玉梅赶快收到小手袋里。

忽然，一阵尖锐的哨声响起，二人从二楼的窗户向外望去，只见乘着几辆军用摩托车的日本鬼子正向这个方向赶来，年轻人神色严峻地说：“不知道是不是冲我们来的，你赶快走！”

他把书桌后面墙上的中国画掀起，打开一道暗门，将玉梅推进去，交代道：“往后门走有个小弄堂，能通到大马路上。”

他自己又飞速从书桌的抽屉里取了一个小本子揣进兜里，也从这个门撤退。看到玉梅还没走，他低声训斥道：“不想活了？快走！我们分两个方向离开。”

“你叫什么名字？”

“少校军官严斯亮。”玉梅听到后立刻飞奔而去。

到了大马路上，玉梅没再跑，而是飞快地向繁华地带走，终于看到一辆黄包车，一路疾驰回到了李公馆。

一进门，小公子就缠上了她，问道：“给我买什么好东西啦？”

“不好意思，我刚要给你买个大葫芦就来了一群日本兵，把摊子冲散了，我下次一定给你买啊。”

“我就要，我就要，我现在就要。”小孩子撒泼般哭叫起来，惊动了李家为夫妇，二人都从楼上下来，问道：“出什么事了？”

小孩子还在哭，玉梅抱歉地说了情况。李家为说：“葫芦买不买没关系，你一个年轻女孩子，单身出去多不安全啊，我刚才还批评了司机，让他下次一定要跟着你，不保护好你我们没办法和你舅舅交代啊。”

糟了，玉梅心想，以后行动更不自由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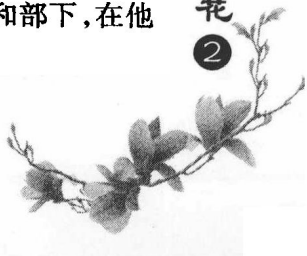
午饭的时候，玉梅一直把小公子抱在膝盖上喂他鸡腿吃，把他哄得已经忘记了刚才的事情。李太太几次叫儿子下来自己坐好，他都不肯，玉梅笑了，说难得让他做回小宝宝。

吃过饭，他还在和玉梅玩耍，李家为正色叫道：“赶快去睡觉，爸爸一会儿还有客人要来。”他这才不情愿地和贴身保姆一起午睡去了。

有些疲倦的玉梅到浴室给自己放了一缸温水，泡在温和的水中，回想刚才的紧张场面，她不由倒吸了一口冷气。

玉梅浑身被水温暖地拥抱着，令她感觉像被情人的臂膀拥抱着。

好想在他的身边工作，不必做他的太太，只要做他的同事和部下，在他的带领下，与他一起冲锋陷阵。



能够这样地想着他，真是对自己最大的安慰和犒赏了。

严斯亮是否安全撤离了呢？以他的身手和经验应该没问题，但是要是运气不好，也说不准。那么，他是被捕了、牺牲了，还是叛变了？如果是最后一个，他暂时不知道自己的藏身之所，但是如果日本人全城搜捕，找到自己也并不困难，好在自己在李家为家里，最危险的地方就是目前最安全的地方。走一步看一步吧。

洗澡水有些凉了，玉梅抽过浴缸边的一条白色大浴巾，一边站起身来一边将浴巾裹在身上，一个转身，像昆曲里的花旦在舞台上旋转，动作干净漂亮。如果这个时候有敌人逼近，藏在浴巾里的手枪会在主人站起身的时候随着身体的翻跃同时发射子弹。不过，今天她没把手枪带进浴室。

任湿漉漉的卷发披在肩上，玉梅从一楼的浴室里出来，走上楼梯回自己房间的时候，正好碰到李家为送客。一名穿着日本军装的中年男人正和李家为说着半生不熟的中文，玉梅抬头的瞬间碰上了这个日本人的目光，竟觉得不寒而栗。

等到玉梅走远一些，这个日本人对李家为说：“这位漂亮的小姐就是你从美国请回来的家庭老师吗？”

虽然知道自己的一举一动都逃不过日本人的眼睛，但是被问到的时候，李家为还是愣了一下，随即从容地笑着说：“大佐先生真是神通广大啊，什么都了如指掌。”

“我们也是为了保护李先生你的安全啊。早就听说这个小姐气质不凡，今日一见，果真如此。可不可以请她去我那里坐坐呀？”

“这个孩子胆子很小的，你那边有枪有剑的。”李家为婉拒道。

“李先生是想占为己有吗？哈哈！”日本人打趣道。

又是微笑又是鞠躬九十度，李家为在大门口把这个尊贵的客人送走了。转回头，他立刻满脸阴郁。虽然明知道现在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但自己好歹也是上海特别市市政府秘书长，是追随汪精卫先生的皇家班底，他这个日本十三军司令部特高课课长总要给自己一点面子呀！居然主意打到自己家里来了。

李太太在客厅里迎着他问：“没什么事情吧？”

李家为答道：“没什么，回房间说。”

回到卧室，李家为依旧紧锁眉头，不由叹息道：“难怪古人说红颜薄命

啊！长得漂亮一点就要惹祸上身，尤其是这个年头。”

李太太猜测道：“难道是井上清看上了我们家的玉梅？”

“嘘，”李家为做了一个噤声的动作，“小点声，别让她听见了。听说只要井上清看上的女人，没有一个逃得掉，而且之后都下落不明。今天看他的眼神好像是对玉梅很有兴趣。这可怎么办呢？恐怕我也保护不了她了。”

“啊？”李太太惊恐万状。

一大块乌云飘了过来，窗口袭来一阵阵冷风，山雨欲来风满楼，要下雨了，玉梅关紧了窗户。

果然，过了一会儿，雨点就噼里啪啦地落了下来

倚靠在窗户边的玉梅陷入了沉思。自从和牛宝军告别的那天晚上，她就做好了随时去死的准备。“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这句她十分喜欢的诗，居然是汪精卫当年刺杀摄政王载沣失败被捕后所作的。如今这个中华民国的开国元勋公然叛国投敌，纵然他有千般理由为自己申辩，但是向侵略者摇尾乞怜是每一个有骨气的中国人所唾弃的。我们苦难的祖国母亲还要蒙受多少屈辱，她的孩子们还要抛洒多少热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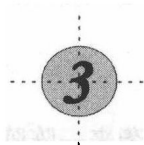
1916年，白玉梅出生的那年，正是中国历史上风云变幻的一年，袁世凯在当年元旦称帝后，在举国的声讨中，被迫于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恢复“中华民国”年号，中国民主风气大开。

那一年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辅佐孙中山先生的黄兴不幸病逝。黄兴文武双全，在建立中华民国的艰难征途上功勋卓著。同年12月23日，黄兴灵柩自上海发引，归葬湖南。在次年的葬礼上，万余人高唱挽歌：“一声霹雳兮，震动万方；噩耗传来兮，云暗三湘；亘古一人兮，继起炎黄；推翻帝制兮，建民主新邦；功垂葬兮，史册流芳；礼隆国葬兮，天下悲伤。”

这首挽歌，父亲在玉梅刚刚记事时就教她背过，更教育她要树立为国为民的远大抱负。家中没有男孩子，但是父亲没有娇惯她，从小就培养她养成独立自主的习惯，4岁就把她一个人扔在冰面上练习溜冰。

父亲出生在江南的富商之家，留学日本时结识了黄兴等同盟会的领导人，从此一直资助同盟会。汪精卫也是父亲的旧相识，军统派自己来日占区工作就是出于这个原因。





尽快和严斯亮联系上,是玉梅目前最紧迫的事情。只有严斯亮那里才有电台,那是接收重庆指令的唯一快速途径,而自己有情报也可以发送出去。

上海有不少军统的行动小组,可是自己所能接触的只有这第六小组,按照戴老板的话说,她的工作是大事,组织会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她。

玉梅明白,安插她在李家为身边是绝密,知道的人越少越好,当然,严斯亮是经过考验的优秀军官,所以选择了第六小组协助自己。一旦严斯亮这里出了问题,重庆方面会启动第二套方案,自然有人会通知她。

所以,尽管有些隐隐担心,但玉梅并不慌张。可是如何到外滩去呢?

这天早上,玉梅正在思索出去的借口,就听见李太太说:“玉梅啊,陪我去做个头发。”

“那阿虎上课呢?”

“给他放半天假好了,他还不开心死掉。”李太太带着溺爱的口气说道。

“好,那我去换件衣服。”

“玉梅,”李太太欲言又止,停了停,继续说道,“朴素一点。”

“好。”玉梅答应着,她知道李太太的意思。日本人无恶不作,尤其对中国的年轻女人,轻者随便侮辱,重者强奸后杀死。

玉梅换好衣服出来,李太太有点惊讶,玉梅将平时蓬松的卷发挽成了一个发髻,又换了一件咖啡色的旗袍,整个人成熟了很多。

“好,我们走。”李太太满意地说道。

坐进轿车,玉梅问道:“太太你去哪里做头发呢?”

“以前常去的那家关闭了,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听说有抗日分子。”

“是吗？太太，我听说外滩那里有家美丽华理发厅，环境很好，不少外国人都去。”

“好啊，那我们去那里吧。”

玉梅微笑着点点头。

轿车向前开动，路两旁的景色不断地向后退去。

“哎，玉梅啊，你对上海很熟悉啊！”

“我小时候经常到上海，后来去了美国。这家理发厅，我是在这次来上海的船上听几个外国人谈起的。”

“噢，原来是这样。”

推开美丽华理发厅的旋转玻璃门，站在门里的门童立即面带笑容迎了上来，“你们两位都是做头发吗？我带你们去存包。”

“就我一个人做，要等吗？”李太太回应道。

“不好意思，稍微要等一会儿，前面还有两个人。”

在休息区的皮沙发上坐下来，玉梅陪李太太闲聊着。她总觉得有目光在注视着自己，又不知道从哪里投来的。终于轮到了李太太，等到李太太满头都夹上了夹子的时候，玉梅在她耳边轻声说：“我去门口转转就来。”

“好。你去吧。”

玉梅离开了理发厅，迅速向外滩的钟楼方向走去，路程并不是很近，走了大约十分钟才到。环顾四周，似乎并没有什么卖香烟的人，玉梅放缓了脚步在外滩边漫步，等待着目标出现。

又过了几分钟，果然有个把摆香烟的大盒子挂在脖子上的小伙子在附近走来走去兜售生意，玉梅走上前去，低声问道：“有万宝路吗？”

对方果然回问：“你有美钞吗？”

玉梅从小包里掏出一张美钞递了过去，接过对方的香烟赶紧转身离去。她没按照刚才的大路返回，而是走了小路，外滩这一带她很熟，小路上有住家，万一有人追捕，可以有藏身之所。

玉梅几次回望身后，都没有发现有人跟踪。她回到理发厅，李太太正好做好了头发起身去拿包，时间掌握得正好。

回到自己的房间，玉梅锁上房门，拆开了那包香烟，找到第六根，撕开烟纸，却什么也没发现。会不会在放的时候次序搞错了？玉梅又把其他的香烟